

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可她没有一点准备，
只想安稳地过个小日子，
机会却大把大把地砸在她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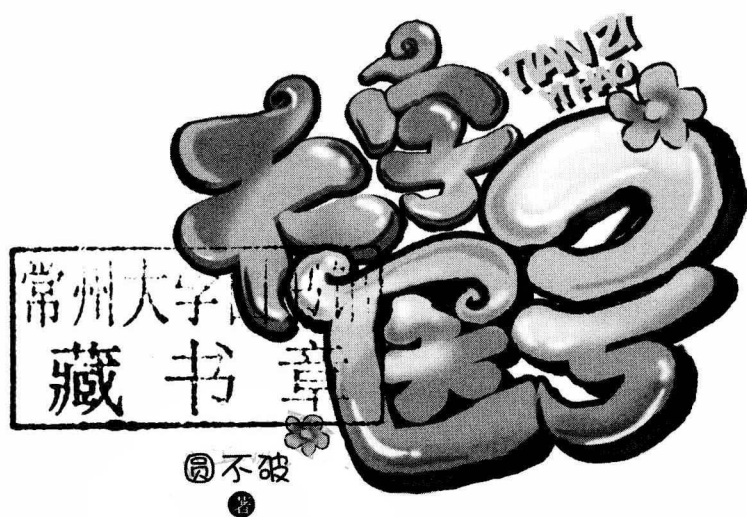


编辑短信 3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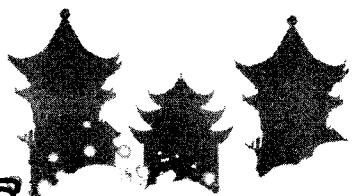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



第二十三章 官无好官



甘心吗？被人算计，不管结果如何，有几人会真正甘心？顾晚晴不想自己变得跟顾长生一样，看似拥有一切，实则一无所有，只能以嫉恨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可纵然如此，他还是在顾长生的掌控之中，根本无法逃脱。

顾晚晴曾想过，大长老为何会支持顾长生这么一个与顾家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天医。思来想去，莫过于“掌控”二字。顾家的天医之位，虽没有权柄，却把握着大雍朝大半上层人士的健康命脉。有顾家的人在，御医永远只能屈居侧席，更别谈平常的大夫。自天医之下，于顾家出身的大夫分布于各个朝廷重臣的府宅之中，为其专属大夫，虽然并非刻意，但已无形间形成一张密网，京中权贵，谁家若是没有顾家出来的大夫，那便是大大丢了颜面。而大夫的身份虽然不高，却可常常接触到旁人无法碰触的极私之秘。因秘密而信任，因信任而亲近，一旦亲近了，说话做事，自然也就有了分量。

正因如此，顾家虽不在朝，却也极得朝中权贵尊重。就如老太太去世之时，连太子也赶来吊唁，朝廷对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可如今，天医之位空悬，家主与长老团各司其职，一旦有了冲突，便很难调节。解决这种局面最好的方法是尽快选出天医，而对己方最有利的选择，莫过于天医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顾长生自小生在顾家，启蒙之书便是《百草经》，十几年来尽受长老团的悉心教导。他是这群孤寡长老们的唯一精神寄托，只有对他，长老们才可不必压抑内心的各种情感。儿女，子孙，学生……顾长生是他们心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可以说自五岁的顾长生接受长老团的指导开始，长老团便已视顾长生为下一任天医，其后虽有变故，但顾还珠人品不佳，在长老团心目中自然没什么分量，纵然被尊为天医候选，但对顾还珠的教导显然没有对顾长生那般仔细。所以一旦顾还珠生了变数，长老团推出的人选定是顾长生无疑，纵然他与顾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已在长老阁中，此生注定无法脱离顾家，是不是真的姓顾又有什么关系？反观若是由别人继任天医，如顾还珠，将来招赘入赘，生下的孩子虽是姓顾，但血脉终归是外人的，与顾长生又有什么区别！

纵观种种，大长老想要顾长生做天医都不是没有道理可循——有能力、有感情、好掌控。

只是，大长老有心，顾长德却未必有这个意。在天医人选上，顾长德自然也有自己属意的，否则……他为何要替顾明珠退了镇北王府的亲事！

原来有些事，只要认真地想，还是能想通的。顾明珠在这次大赛中不显山不露水，可每次比赛都能安然过关，顾晚晴相信在决赛之上她必有杀招，只是暂时低调罢了。

那么自己呢？顾晚晴觉得，现在她的能力已经成了她的一种负担，不仅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反而会成为别人觊觎的目标。顾长德是否也如大长老一样，对她另有打算？他又会用什么方法来算计她呢？

看了看天色尚早，顾晚晴没有直接出府去，而是吩咐抬轿嬷嬷将她送到了顾明珠的明玉轩，到了之后也不让丫头通报顾明珠，只让人叫了青桐出来，与她说了一会儿的话。

待回到叶家，已是天色过午。叶明常照例没有在家，叶顾氏和白氏也不在，只有姚采纤自己看家。问了问她，才知道叶顾氏带着白氏去铺子了。顾晚晴本就希望叶顾氏能做出与白氏亲近的样子来，这样反倒好，便只把姚采纤叫到身前，也不管什么语气，自顾吩咐道：“过几天我堂哥要来家里做客，你和你娘这两天想些新鲜的菜式出来，别怠慢了客人。”

姚采纤这些天已经习惯顾晚晴的语气了，低头应着声，又问道：“可有什么忌口的？”

顾晚晴想了想，哼笑一声，“他么，荤素不忌。只是他山珍海味吃惯了，这顿要弄出新意才行，别千篇一律的，瞧着腻歪。”



姚采纤依旧是伏小作低的模样，顾晚晴心中冷笑。这几天白氏母女低调得不像话，对自己和叶顾氏的话言听计从，简直比奴才还奴才，没鬼才怪。

当天晚上等叶顾氏回来，顾晚晴又向她说了顾宇生要来做客一事，叶顾氏顿时又紧张起来，连忙吩咐白氏去准备菜单。白氏笑着应声，与叶顾氏商量菜式时又旁敲侧击地问这位堂少爷是什么来历。叶顾氏对顾家本就尊敬，顾家的人在她眼中个个都是尊贵的，所以虽然她并不了解顾宇生，但经她口中说出来，顾宇生便成了举世无双的风流才子，将来必会接掌拾草堂等云云，顾晚晴在旁边听着都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这倒正合她意，也就随叶顾氏畅想了。

一直等叶顾氏说得差不多的时候，顾晚晴才冷声道：“打听那么多干什么？你又不把女儿嫁他！他身边的都是名门淑女，可瞧不上你家那根杂草！”

白氏抿抿唇，不言语了。

过了两天，便到了顾晚晴与顾宇生相约的日子。这天下午，顾晚晴特地把姚采纤叫到屋里来，指着衣柜没好气地道：“去挑件衣服换上，这么穷酸也不怕人看了笑话！”

姚采纤咬了咬唇，显然是有些动气，不过面对那满满一衣柜的衣裳，她又没有反驳，犹豫了一下就过去挑衣服了。

她最后选了一条新粉色的下裙，一件鹅黄内衫和一件同色的袖口镶金圈的螺旋纹半臂。顾晚晴又让她自个儿挑了首饰。不得不说，姚采纤模样水灵，眼光也独到，最主要的，她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她肤色瓷白，本就极衬鲜艳的颜色，加以少许的金饰装点，顿时一个娇怯怯、水灵灵的小家碧玉现于人前，连顾晚晴看了都暗暗点头。

过了一会，已快到顾宇生要来的时间了，顾晚晴早在天济医庐的时候就见到顾宇生那拉风到极点的点漆马车，便特别让姚采纤在门旁看着。如果有人来了，就通知一声，好马上备菜。

顾宇生果然依约而到。他今日本想早早地来，可又想起已答应府里的一个丫头给她买香粉，便特地绕了路去京城最好的脂粉行，再回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便不住地催促车夫将车驾得再快些。

他今天来是想听好消息的。这几日青桐见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不理不睬，有



时还会给他个笑容，让他觉得，这事八成有门。

不过，当马车停住，顾宇生掀帘而出之时，竟硬生生地躬着腰停在当场！他只见叶家的绿漆木门旁站着一个娇黄艳粉的窈窕身影，以帕掩口，正以手驱赶着马车扬起的灰尘，黛眉微蹙，双眼含雾，真真的羞红凝绿，让人一眼便移不开眼去！

“四公子？”车夫了然地看着门边的娇美身影，出言唤了顾宇生一句。顾宇生立时回过神来，双目不转，盯着姚采纤，跳下马车，大踏步朝叶家大门而去！

姚采纤略有些心慌。按说她在村子里也见过不少男子，可没有一个像顾宇生这般挺俊。到了叶家后倒是见过一位模样、身份都极佳的悦郡王爷，她有心攀附，可那王爷看人的目光让她很不自在，好像她所有的心思都被他瞧去了一样。而眼前的人，同样的注视，却不会让她感觉害怕，他的眼中仿佛蕴涵着两团火，只为她燃烧一般，让她觉得羞意无限。

轻咬下唇，姚采纤放下掩口的手绢，让自己的整个面孔显露出来。那一瞬间，她似乎见到顾宇生眼中的火焰猛然跳跃，竟似极喜。

姚采纤突地手足无措了，看他一眼，马上低下头去轻轻一福，“请问您可是顾家的四公子？”

良久，她也没得到回答，疑惑地抬眼，却正对上一双含笑的漆黑眼眸。姚采纤的面颊顿如火烧，轻轻一跺脚，扭身跑回院中。

顾晚晴在院子里等得都快长毛了，她明明听到了马车的声音，却等了好久，才见姚采纤满脸通红地跑了进来，见了她才慢下脚步，显得有些不自在。

顾晚晴早见到了跟在后头的不着调的顾宇生，看着他的目光左右不离姚采纤，纵然这是顾晚晴想看到的结果，却也不得不在心里写个“服”字！

“六妹妹，别来无恙啊。”

顾晚晴耳尖地察觉这厮说话的声音都好像和平常不太一样，好像故意弄出点磁性来。

“我能有什么恙？”顾晚晴先是回了一句，才转身与低着头的姚采纤道，“你进去帮忙准备饭菜吧。”

姚采纤福了福，低头到后院去了。

“四哥哥，”顾晚晴挥了挥手，阻断顾宇生跟随的目光，闲闲地道，“反正我也没准备什么好菜，如果你着急的话，我就直接把青桐的意思和你说了，然后

你就走吧。”

“谁着急了？”顾宇生边说边往后院走，“一会儿席上再说吧，我还没拜会过叶夫人，这就去见见。”

叶顾氏见了顾宇生还是有点慌乱。虽然按辈分顾宇生还得叫她小姨，但对她而言，顾宇生是正经祖宅出来的嫡出公子，又是三房的人，想当初她就是倚靠了在三房做奶妈子的一个堂姐向顾宇生的母亲求了差事，叶氏一家这才顺利地再回顾家来，所以叶顾氏对顾宇生又是亲近，又别样尊敬。

顾宇生倒是谦逊得很，见了叶顾氏就以小辈之姿见礼，也没肯入主位，只陪了侧席。

顾晚晴本还担心顾宇生进来就会打听姚采纤，被叶顾氏察觉出什么，可等了一会儿，顾宇生只是陪着叶顾氏聊些家常，说些笑话，丝毫不提旁事，样子也是正正经经的，倒让顾晚晴对其刮目相看了。看来这顾宇生虽然风流过头又不着调，但还是有优点的——嘴甜，能把每个女人都哄住……

过了一阵子，厨房开始陆续上菜。以往为顾着白氏的身孕，厨房里的活多是姚采纤在做，白氏也就端端盘子，可今天上菜的却是姚采纤，素手托盘，莲步轻移，袅袅婷婷地就来了。顾宇生止不住双眼放光。顾晚晴轻咳一声，回头看了看姚采纤，冷声道：“不用你伺候了，你回房吧，今儿晚上别让我瞧见你。”

姚采纤咬了咬唇，极为委屈的模样，脚下却没动上一分。顾晚晴等她将满眼的委屈都传递给了顾宇生后，才站起身来佯怒道：“没听到我说话？要请家法是不是？”

姚采纤慌忙低头走了，顾晚晴转过头，便见顾宇生紧蹙眉头，极不赞同的模样。

“六妹妹，消消火，我看她也没什么做错的地方吧？”

叶顾氏也跟着劝，顾晚晴这才怒意未平地坐下来，也不回答顾宇生的话，径自道：“青桐那事你别费心思了，她有自己的打算，不想和一群女人争风吃醋。”

顾宇生点点头，可心思显然已经不在这上头了，时不时地走神，眼神直往屋外飘。终于等到菜上齐了，他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说要去方便方便。

顾晚晴也随他，顾宇生出去后，叶顾氏小声说：“四公子在，你的脾气收收，别闹起来大家不好看。”



顾晚晴点点头，注意力却一直都在外头，待听到屋外小碎步响起，她有意没放低音量道：“娘，你刚刚也太过夸他了。他是顾家的公子不假，但自小极为顽劣，还愿意担个风流之名。前两年他看上一个比他大了十来岁的寡妇，非想收进府里，气得我三叔病了一场。后来这事虽然没成，但他居然还不离不弃了，把那寡妇养在外头，锦衣玉食地供着，去年还给他生了个女儿。我这个堂哥也怪，不喜欢儿子，专喜欢女儿，给他高兴得什么似的，硬是把女儿接回府中，做了正儿八经的小小姐，我三叔也拗不过他，只能默认了。你说说，这么丢脸的事，他也做得出来……他对那寡妇到现在还迷得如痴如醉，也不知这年纪大的到底好在哪儿……”顾晚晴一边说一边瞄着门边，渐渐压低了声音。

这事倒也不是顾晚晴杜撰出来的，只不过顾宇生喜欢的不是什么寡妇，而是一个赎了身的青楼女子。那女子比他大了十一岁，也没嫁人，自己开了间茶舍，不知怎么的就合了顾宇生的眼缘，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此时顾晚晴有意将主角换成了寡妇，却是说给有心人听的。

说着话，白氏端着酒具进了屋子，低眉顺目的，看不出什么异样。顾晚晴冷眼看去，见白氏虽已年过三旬，但风姿卓越，肤色瓷白，看来也不过二十七八的样子。这样一个女人，明明可以有更好的出路，顾晚晴正是在为她找这条出路！

“看见我四堂哥了吗？”顾晚晴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怎么还不回来？”

白氏略一欠身，“我去看看吧。”

“不用了，谁也想得到他干吗去了。我这堂哥样样都好，就是过于风流，不过……”顾晚晴哼笑一声，瞟着白氏，似笑非笑地道，“有些人的算盘不要打得太响，我堂哥身边年轻貌美的丫头无数，你家那丫头，他顶多一时新鲜罢了。看在你们最近服侍得不错的分上，我才让她回屋，少沾惹我堂哥。要是自己不相，将来出了差错可别埋怨我！”

白氏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言语，也不知在想什么。

过了好大一阵子，顾宇生才从外头回来，眼角眉梢尽显春风得意。顾晚晴也不点破，再次请他席后，便叫白氏服侍众人用餐。

白氏尽心尽力，谁碟中空了，马上便下筷补齐。顾宇生享受了两回后笑道：“今晚的菜式与天波楼不遑多让，都是出自白姨之手？”

顾晚晴立时寒下脸来，“她还没进门，你跟着谁叫？”



顾宇生本就是化解一下顾晚晴和白氏母女的紧张气氛，没想到顾晚晴这么不给面子。不过他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轻打了自己脸颊一下，“是我的错，我今年都二十三了，管一个二十几岁的叫姨是挺不合适的。”

顾宇生是天生的油嘴滑舌，刚刚和叶顾氏聊天也把叶顾氏聊得心花怒放，这些话他是张口就来，都不带过脑的。

白氏倒是很淡定，低着头没有回应，待给众人都布好菜后，才朝叶顾氏轻轻一福，“我再装壶酒来。”叶顾氏点点头，任白氏去了。

白氏走后，顾晚晴沉着脸，对顾宇生直截了当地说：“四哥哥，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有些丑话说在前头，我很不喜欢这对母女，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往来。你要是听我的劝，我兴许还帮你劝劝青桐，要不然，你趁早死心吧！”

顾宇生笑着打哈哈，没说不答应，但也没说答应。

眼见着顾宇生这边的火候已经差不多了，顾晚晴便起身送客。过犹不及，这个道理她还是懂的。现在猫已经见到了腥，吃不吃得到，怎么吃，就不再是她该关心的内容了。

顾宇生走得很爽快，并直到离去也没问有关姚采纤的任何事情，让顾晚晴更加肯定他们已经暗中搭线成功。这效率，比《非诚勿扰》什么的高多了，只是白氏那边似乎没有什么动摇之意，让顾晚晴有点失望。

转过天来，白氏跟着叶顾氏又去铺子了，姚采纤收拾好家里后便提着篮子要出去买菜，顾晚晴给了她一些铜板，在她转身要出门的时候又叫住她，“我和你一起去吧，整天看书，看得头疼。”说罢，不由分说地关门锁门，拖着姚采纤一起出了门。

一路上，姚采纤都有些不是心思，顾晚晴看着觉得好笑。她本是猜想，现在倒坐实了想法——顾宇生果然是要约姚采纤出去的。

买了菜回来，姚采纤又找各种借口出门去，不是被顾晚晴拦下，就是顾晚晴也要去，弄得姚采纤十分无奈。顾晚晴呢，铁了心的要看死她，不为别的，她估计以姚家姑娘这么热情的劲儿，恐怕会被偷得太顺利，那并不是她的主要目的。

过了两天，姚采纤依旧没甩掉顾晚晴一步，整天无精打采的。顾晚晴的心情倒不错，尤其在收到傅时秋送来的一个小匣后，神情更为愉悦。

匣子里的东西顾晚晴是大有用处的，只是来路成问题，思来想去的，似乎只



有傅时秋帮得上忙，便在顾宇生上门之前约傅时秋见了面，说了这事。顾晚晴至今仍记得傅时秋那惊恐纠结的神情，想一想，还是会忍不住笑出来。

姚采纤看着她高兴，趁机又提出要去店里看看。顾晚晴也不再阻拦，笑着说：“好啊，那你明天就跟我娘去看铺，你娘留下，我让她教我点手艺。”

姚采纤立时振奋起来，顾晚晴叹了一口气，“其实你要明白我对你的良苦用心。我那堂哥不是什么好人，花心得很，我是怕你错付良人，才这么看着你。”

姚采纤脸上一红，看着顾晚晴欲言又止，不过，终是没说出什么，应着声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姚采纤便穿起上次顾晚晴送她的衣裳，脸上也略施薄粉，很是打扮了一番，才跟着叶顾氏一起出了门。对顾晚晴的劝告，显然是没听进去的。

顾晚晴乐得如此，又将白氏叫来，“我想学几样菜式，你想想有什么简单又可口的一会儿教教我。”

白氏答应了，转身去厨房准备，过了没一会儿，顾晚晴急匆匆地过来，“我想起今天约了人，桌上那些书是我给四哥哥的，他要是来了，就让他带走吧。”

白氏略一迟疑，眼中微现狐疑，“四公子……今天会过来？怎么没听说过。”

“上次临走的时候定好的，今天来。”顾晚晴说着撇了撇嘴，“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让姚采纤今天出去？”

白氏垂下眼帘，不再说什么了。

顾晚晴没再耽搁，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出了大门也没走远，过了两个街口，拐进一家二层的茶楼。茶楼楼上，七八张桌子，只有临窗一桌坐了一人，见了她，向她招了招手。

顾晚晴走过去坐下，看看四周，“你包场啊？”平时这里的生意很好的。

傅时秋微一点头，看着顾晚晴的目光中总带了点古怪的意味，“省得隔墙有耳。”

顾晚晴笑着点头，又自己动手倒了一杯茶，闻了闻，而后才入口。

“现在能说了吧？”傅时秋等她喝完一杯茶，才微有急迫地开口，“你让我找的那本书，到底用来做什么？”

傅时秋问得不止急切，还有点郁闷，虽然他早知道顾还珠性格不好，恶名在外，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要他去找那种东西。找来做什么？要和谁一起研



究？他能不警惕么！

顾晚晴却是悠悠闲闲地又给自己倒了杯水，“还能做什么？你用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呗。”

傅时秋登时急了，按着桌子就想起来，可身子才离椅子就又坐回去了，心里嘀咕着……好险……差点就被套进去了……

“我可是正人君子。”傅时秋展开扇子扇了两下，“要不是受人所托，对这种秘戏图根本不屑一顾。”

顾晚晴听罢一乐，无辜地一摊手，“你都看真人的，当然对图不屑一顾了。”他假正经的样子倒是能唬人，但也不想想，他没封郡王之前就花名满京城了，何况现在名、利、权兼有，根本不可能消停。

傅时秋吃了一瘪，有心再辩，可对方是顾晚晴，这种话题终是不好与她大肆谈论，就扭过身子一个劲地扇扇子，过了一会儿郁闷渐消，才又追问：“你要是不说，下次别找我帮忙啊。”

顾晚晴今天心情不错，一直笑眯眯地，“我不是不说，是给你个机会猜猜。你不是挺机灵的么？我这又傻又流鼻涕的小伎俩，哪能瞒过你的法眼啊。”

傅时秋无语。这妞心眼太小了，上次随口说了她一句，记到现在。

“给你点提示吧。”顾晚晴靠在窗边，瞄着窗下一辆点漆描金的拉风马车风风火火地驶过，心情不由更佳，视线转回盯着傅时秋，“你有可靠的画师吗？”说着朝他一挤眼睛，“画那种画的。”

傅时秋半晌没言语，这还是陷阱啊！刚刚他才正人君子了一把，怎么又能有秘戏画师呢？可事实上……

“咳！你要什么风格的……”他还是以顾晚晴的要求为先，不要脸了……

顾晚晴似笑非笑地盯着他，慢慢伸出一根手指勾了勾，待他探过头来，顾晚晴也倾身过去，小声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

傅时秋越听脸色越精彩，最后饶有兴致地摸了摸下巴，挑起拇指夸了顾晚晴一句，“你可太坏了，我还以为是给你那继妹弄的，没想到你盯上的是人家老娘。”

“我只是给她们提供一个机会。”顾晚晴抬手给他倒了杯茶，连连叮嘱，“千万让那画师看准人……”



傅时秋面色微赭，挥手让她放心，又问：“你堂哥那边妥当吗？”

顾晚晴耸耸肩，“谁知道，以他的好色程度来说，姚采纤是跑不掉的，白氏么……有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就看怎么培养‘性趣’呗。”

傅时秋突然觉得有点不妙。以前的顾晚晴虽然傻了点，但大大咧咧的也有她的可爱之处，最要紧的，他可以随时猜到她的想法，可现在……她这都从哪想的损招啊？一男二女，还是母女！

“那么看我干吗？”察觉到傅时秋看她的目光有异，顾晚晴一眼瞪回去，“只许她们设计抢别人丈夫，不许我设计她们自己争风吃醋？”

“行行行。”傅时秋连忙安抚貌似炸毛的顾晚晴，“你愿意怎么着都行，有我在，不行也行！”

顾晚晴这才满意地点点头，端起茶杯敬了他一杯，又再嘱咐：“可让那画师瞧准了再画啊。”

傅时秋都懒得接话了，他看起来理解能力就那么低吗……

东拉西扯，两个人又聊了好大一阵，直到那辆拉风马车从原路返回，再次经过窗下，顾晚晴才站起身来抚抚裙子，“行了，我回去了。那个图，画好了就给我送来，记得要画得精彩一点啊。”

傅时秋挥挥手，以示了解。

顾晚晴离开茶楼后并没急着回家，而是去了铺子里，叶顾氏在，姚采纤也在。

姚采纤的脸色很不好，本以为跟着叶顾氏出来就有机会溜出去，可向来说话的叶顾氏今天死了心的把她扣在身边，她多求两句，那边就撂了脸，回她一句：“出门时你姐姐特别嘱咐我，不让你出去。”

……

无法，因她和白氏还住在叶家，她也不敢真的与叶顾氏翻脸，对顾晚晴更是顾忌，只能暂时忍气吞声。又忍不住在心里畅想，顾还珠不过是被顾家赶出来的弃女，也只能在叶家神气神气，有朝一日自己进了顾家的门，看不把这些闲气一次都讨回来！

顾晚晴看着姚采纤忽晴忽暗的脸色心中暗笑，也不去理她，转身去找叶顾氏说话。

叶顾氏整理着东西，与顾晚晴闲聊了两句，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最近你



爹……好像很忙似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最近叶顾氏与叶明常的交流明显减少，叶明常又早出晚归的，也只有早晚吃饭的时候能见着面。

“好像是拾草堂那边又给他安排了新差事吧。”这事顾晚晴知道一点，但不详尽，只知道是拾草堂那边空了一个小管事的位置，按说叶明常是她的义父，有这层关系在，做个管事什么的也绰绰有余了，只是这事出现的时机不对。她前几天刚想着顾长德会用什么法子来拉拢算计她，拾草堂那边的差事就派下来了，不容得她不怀疑。

不过，纵然有怀疑，顾晚晴也没有阻止叶明常接这差事。他们要生活，有花销，说话间叶昭阳也快到了议亲的年龄，哪一处都得用钱。他们虽有顾家送来的例银和成衣铺不算火暴的销售收入，但叶明常才是一家之主，若他没有个正经的营生，他自己也不会舒心的。

“我來是接她回去的。”顾晚晴一指姚采纤，“一会儿我让白氏过来给你送饭。”

叶顾氏点点头，有些心不在焉似的送顾晚晴离开了。顾晚晴察觉到了叶顾氏的不对，但他们夫妻间的事，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外人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

带着极不甘心的姚采纤往家里去，快到家时顾晚晴有意道：“今天可太不巧了，你刚走，四哥哥就来了。正赶上我也有事出去，你娘就替我招待了。如果你今天没出去，那留下的可就是你了。”

姚采纤听罢这话，脸色顿时铁青，脚步也停下，看着顾晚晴渐渐远去的背影，眼中隐现愤恨之色。

“你是故意的……”什么不想她被骗，什么为了她好……

“是啊。”顾晚晴居然听到了她的嘀咕，又转了回来，好整以暇地看着她，“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娘的目光有多短浅。我爹有什么好，非得来算计他？你娘不让我娘好过，我就不让你好过！你放心，只要我和你娘留在我们家一天，我就会彻底看牢你，让你永远没有机会与四哥哥见面，让你眼睁睁地见他把你忘到脑后，让你眼睁睁地错过一场富贵！看看到时候，后悔的是谁！”

“你！”姚采纤这段时间受的闲气够多了，此时再也按捺不住，抬手朝顾晚



晴打来！

顾晚晴知道自己对她是什么态度，也明白狗急跳墙的道理，早防着她这招，一个闪身避开之后自腰带中一抽，一条指头粗细的小鞭子便被她抽了出来，扬手就朝姚采纤甩去！

姚采纤万没想到她居然随身带了武器，惊呼一声捂住被抽到的胳膊。因为心里有阴影，又想到上次顾晚晴追着她满院子的打，最后又逼着她脱衣服的事，一口恶气怎么也咽不下去，索性拼了，扑过去便是一通乱抓。

顾晚晴一边躲她的指甲一边甩鞭子，小鞭子抽得嗖嗖响，抽着还不解恨，口中连道：“你要怪就怪你娘犯贱！做寡妇也不安分，现在连累了你的富贵，简直就是报应！”

姚采纤这回是真的急了，硬顶着鞭子抽到脸上的可能直冲过来，挡也不挡地抓住顾晚晴，照着她的脸又打又挠。

顾晚晴格挡之间只觉得脸颊疼了一下，顿时也来了火，干脆扔了鞭子直抓姚采纤的头发，揪得姚采纤连声尖叫，顾晚晴趁机将她摔到地上，正准备扑过去大打一场，突地一个人影挡在面前。

顾晚晴气喘吁吁地看着那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厮，有点眼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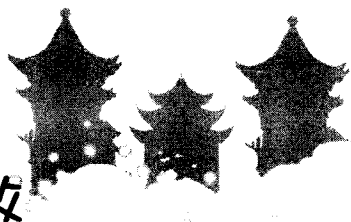
“顾姑娘。”那小厮拦着她，又一指她的身后，“我家公子等着姑娘呢。”

顾晚晴便回头去看，远远地，见着一辆马车停在自家门前，那马车的款式……像是她上次坐过的相府的那辆。转回身子，见那小厮正伸着手意图引她往马车那边去，眼中微带轻蔑之意。顾晚晴一巴掌打开他的手，指着刚刚爬起来的姚采纤狠声说：“你娘肚子里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你们自己清楚，识相的带你娘马上从我家滚出去，以后别再招惹我家人，说不定还有一场富贵等着你。否则，别逼我做鸡飞蛋打的事！”说罢，顾晚晴又白了那一脸讪然的小厮一眼，这才回过身来，朝马车走过去了。

走了老远，顾晚晴忽听身后有跑步声，却是姚采纤发髻散乱地追上她，犹豫地看了她良久，喏喏开口：“你……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只要我们离开，你就不再插手我和四公子的事？”

顾晚晴哼笑一声，却没回答，伸手推了她一把，让她把路让开，继续前进。

第二十四章 初显成效



顾晚晴有意不理姚采纤，任她自己着急去。从她刚刚的态度已不难看出，白氏的身孕当真有诈，有了这点认知，顾晚晴的心安下许多。当然，也不排除姚姑娘为了自己的幸福大业不惜劝其母舍己为她，就此和叶家划清界限。如果是这样，顾晚晴也没什么意见。

顾晚晴一路走到家门口的马车之前，走近的时候便见车帘轻动，一个瘦长的身影跳下车来，正是聂清远。

“进去坐吧。”顾晚晴一指大门。

聂清远本想拒绝，男女私下见面本就不应该，何况他们还是未婚夫妻的关系，理应明示于人借此避嫌。可看看顾晚晴钗横发乱的模样，他又改了主意，跟着顾晚晴进了叶家大门。

顾晚晴才进门就碰上了白氏，白氏见她的样子有些吃惊，顾晚晴随便一挥手，“给聂公子奉茶，我去整理一下。”

顾晚晴说完就回了自个儿房间，整装完毕后再出来，正遇上姚采纤拉着白氏不知在说些什么，白氏低声斥她，脸色有些不好。

顾晚晴随她们自个儿闹去，径自去了客厅。聂清远等在那儿，正襟危坐，和傅时秋那侧侧歪歪的样子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找我有事？”顾晚晴问完才想到，他们之间的事说来说去也就那么一件，而她答应了，却至今也没有什么进展。“那件事……我还在想办法。”顾晚晴曾拜托过傅时秋能不能找机会带她入宫去，如果她能面见皇上或者太后，便可将



自己的意愿说出，就算他们不同意，也好另寻他法。可傅时秋这次却没能帮得上忙，用他的话说，太后最近身体不好，受不得刺激，皇上也很忙，忙得没空接见任何人。

“我今日正是为此事而来。”聂清远说着话看了眼端茶进来的白氏，住了口。

白氏也很识相，没有久留，转身退了出去。聂清远将茶端起，却没喝，只是端在手里，用他清朗的声音说道：“江南大雨成涝，朝中需派人前去视察，我已上禀皇上和太子，请求担任巡查使一职。此次出京多则一年，少则半载，虽然我们婚期已在眼前，但国之有难，子民岂安？万事应以国事为重，以国事为先，所以，我们的婚事最好暂做拖延，待天灾过后，再行计较。”

顾晚晴眨了眨眼，“就是说……你请皇上把婚期拖延了？”他们的婚期本定在立秋之日，距现在已经不远了。

聂清远看了顾晚晴一眼，开口，语调丝毫不变，“不，是因要以国事为重，才会顺延婚期。”

顾晚晴无语。这和她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啊……不过，这理由说出来倒挺义正词严的，就像聂清远，官腔打得十足。想着想着，顾晚晴突然在心中偷笑。聂清远来这儿的意思，是告诉她不用担心吧？是让她放下心来，不用着急退婚的事了。

“嗯，我明白了。”顾晚晴极力板着脸，做出与聂清远一般严肃的模样，“你身在朝中为官，自然要为皇上分忧，岂可弃天下百姓于不顾，因私忘公？”

满面正气地说完，顾晚晴抬眼，便见聂清远唇边笑意一闪而逝，随即他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朝她拱拱手，“此事我会派人前去顾府说明，相信必会得顾氏家主谅解。”

顾晚晴送他出门，送到大门口时，还是没忍住笑了一下，之后笑意再也压不住，也不装大义凛然了，朝聂清远笑道：“你还挺逗的啊。”

聂清远没说什么，轻咳一声，上了车就走了。顾晚晴笑着返回院中，总算是暂时不用愁退婚的事了，心情一下子轻松不少。正欲回房，白氏突然跟上她，“大姑娘稍等，我有话要说。”

顾晚晴没有停，直走回屋中。白氏没办法，只得跟进来。顾晚晴坐到桌边顺

手拿起桌上的医书来看，才开口道：“有什么话就说吧。”

白氏抬起头，又挺了挺后背，不卑不亢地道：“顾四公子是富贵之士，我们采纤高攀不起。以后我会看着采纤，不会让她再有什么旁的念想，也请大姑娘以后放心，不必再操心采纤的事了。”

顾晚晴想到刚刚看到的情形，分明是姚采纤被白氏呵斥了。能引白氏发火，定然是姚采纤向她提议离开叶家，引起了白氏对自己的怀疑。

“你要这么想那就最好。”顾晚晴撇过脸去一副懒得理的模样，“省得将来出了事，传到祖宅去，丢光我的脸。”说到这儿，她顿了顿，将目光转回到白氏身上，不放过她的任何神情，“我二叔月底做寿，我让我娘陪我去了。不过我娘和祖宅的那些夫人不熟，也未必聊得来，不如那天你也去吧，多陪陪我娘。”

白氏神色不改，低头应了声“是”，又问了顾晚晴有无别的吩咐，这才出去给叶顾氏送饭了。

现在离月底还有几天而已，她就这么淡定？若说顾晚晴之前还担心白氏的孩子真是叶明常的，今天姚采纤的举动似乎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可，既然如此，白氏为何还能如此镇定？她就不怕被当场戳穿？一定有问题！

接下来两天，顾晚晴一直在观察白氏，可始终没看出什么名堂。这期间顾宇生又来过一次，还是取书。

要说取书这事安排得可不容易，顾宇生这厮，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唯独不喜欢看书。上一次顾晚晴好说歹说，说自己手里有一本《草药记录秘本》，要他过两天来取，又指定他亲自前来，否则不会给他。总算顾宇生还是有点事业心的，对识药辨药也有些天赋，最主要的是他深知如果将来无法接掌拾草堂，就不会再有人拿大把银子供他挥霍了，所以对草药的事，他还算上心，满口答应下来，也真的来取了。

可是，顾晚晴拿给他的哪是什么秘本，只是几本寻常的药经而已，重点是夹在其中一本里的一张图。那图折得小小的，顾晚晴本还担心顾宇生没有发现，可从他这次爽快地过来取书看来，又不像。

如果顾宇生没有发现书里的玄机，那么几本寻常药经，当然不值得他再跑一趟，现在他既然来了，便是已有发现。

顾宇生来的那天，顾晚晴特地又让叶顾氏带姚采纤去了铺子。白氏也不知怎